

雪漠 著

雪漠的小说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漠的小说 / 雪漠著.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4.4

(文学陇军八骏金品典藏 / 马少青主编)

ISBN 978-7-5490-0599-4

I. ①雪… II. ①雪…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59764号

出 版 人 | 王 奕

责任编辑 | 何荣昌

装帧设计 | 弋 舟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h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h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 730030(邮编)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传真)

印 刷 |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字 数 | 239千

印 张 | 10

版 次 |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 2014年4月第1次

书 号 | ISBN 978-7-5490-0599-4

定 价 | 37.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

甘肃省委省政府“十个一文艺精品”工程

“一支文学劲旅”的文坛追梦



篆刻：翟万益

《文学陇军八骏金品典藏》丛书编委会

主 任 高洪波 连 辑

副 主 任 梁鸿鹰 雷 达 叶延滨 陈思和 阎晶明

高志凌 马少青 孙周秦 翟万益 杨建仁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青山 方忠义 卢 辉 刘 颀 陈歆耕

李建军 李东华 陆 梅 张清华 张立群

邵振国 柯肃成 郭 艳 高 凯 梁 辉

彭金山 程金城 路晓峰 谭五昌 管卫中

霍俊明 魏 珂

主 编 马少青

副 主 编 翟万益 杨建仁

执行主编 高 凯 管卫中

编 务 袁 静 李春玲 席晓辉 段 倩



雪漠，原名陈开红，甘肃凉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专业作家，国家一级作家。深造于鲁迅文学院和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被甘肃省委省政府等部门授予“甘肃省优秀专家”“甘肃省领军人才”“甘肃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甘肃省拔尖创新人才”等称号。著有长篇小说《大漠祭》《猎原》《白虎关》《西夏咒》《西夏的苍狼》等。“雪漠小说研究”已被列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的研究课题。雪漠也是大手印文化研修专家，香巴噶举文化传承者，著有《大手印实修心髓》《光明大手印：实修心髓》《光明大手印：实修顿入》《无死的金刚心》《参透生死》《让心属于自己》《世界是心的倒影》等。

开 卷

在中国，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到达第三十个年头，有“三十而立”的说法，意为一个人事业有成，可以立得住了。人如此，事物也是如此。屈指算来，成立于上世纪 1984 年 7 月 1 日甘肃省文学学院的前身——甘肃省文联文学专业创作组，到今年已 30 岁了。

“三十而立”，对于甘肃省文学院来说，应该是一个充满自信的表白。而此前推出的《天马横空——甘肃文学八骏图文志》，以及这两套由第三届“小说八骏”和首届“诗歌八骏”16 位作家、诗人精品单行本组成的《文学院军八骏金品典藏》丛书，正是甘肃省文学院这一自信表白的有力注释。

本世纪初，也就是甘肃省文学院 20 岁的时候，以服务中青年作家为己任的甘肃省文学院，在全国文联和作协系统文学院中率先提出“拆除篱墙，开放办院”理念，强力推行集荣誉作家、专业作家和签约作家服务机制于一院的“一院三制”体制，搭建甘肃文学最高学术平台“甘肃文学论坛”，推动全国性的学术交流，打造甘肃文学文化创意品牌，建设精锐文学院军队伍，一时风生水起，为文学界所关注。在此思路之下，2005 年 9 月 7 日，在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联和甘肃省财政厅的给力支持下，甘肃省文学院与《上海文学》杂志、《文汇报》两家文学媒体联手，成功地举办了“甘肃文学论坛小说八骏上海之旅”文学交流活动，在国内乃至国外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次活动，堪称一次东西部文化交流的成功典范。美国发行

量最大的华语报纸《世界日报》，当年10月25日以《古有七剑下天山，今说八骏走上海》为题，分上下两篇的整版篇幅全程报道了中国文坛这一历史性的年度盛事。而中国社科院的《中国文坛纪事》《中国文情报告》等书也将其列为年度文坛大事。此后，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作家协会、浙江省作家协会、甘肃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等单位 and 《文学报》《文艺报》《当代作家》《飞天》《中国作家》《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潮》《西部》《上海文学》《诗江南》《大河》《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上海)等媒体阶段性的倾力支持之下，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联、甘肃省财政厅和甘肃省文学院上下一心，扬鞭催马，相继又在2008年、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分别推出了两届“甘肃小说八骏”、一届“甘肃诗歌八骏”和一届“甘肃儿童文学八骏”四个方阵。这一历时10年交叉性的系列文学交流、推介活动，先后向全国推出40人次甘肃实力小说家、诗人和儿童文学作家，使“小说八骏”、“诗歌八骏”和“儿童文学八骏”成为中国文坛著名的文化创意品牌。其中，“甘肃小说八骏”被《文学报》在其创刊30周年和建国60周年之际评为“影响中国文坛的那些人”。而由此集合的“甘肃文学八骏”作家队伍，则被甘肃省委、省政府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文化强省战略列为“十个一文艺精品”工程之“一支文学劲旅”，接力领跑文学陇军，可谓春风得意，成果丰硕。

在一个很物质的时代，文学有可能像一个民族的血液一样奔腾潜流，但绝对不会消失。这应该是一个铁的定律。在“甘肃文学八骏”还没有出现之前，有论者说甘肃文学已接近当代中国文学的临界点，那么“甘肃文学八骏”的奔腾而出，则标志着甘肃文学已驰越了这一困扰几代甘肃作家文学理想的精神焦虑。这一巨大的事业成果，显示

了甘肃文学在全省文化建设中的强大力量和重要位置。因此，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在 21 世纪初甘肃的文化进程中，文学一直活着，作家始终存在，并为甘肃乃至中国的社会发展创造了一份积极的正能量。无需讳言，这应该是甘肃宣传文化战线和广大作家们引以为自豪的事情。

而由此相继推出的《天马横空——甘肃文学八骏图文志》和《文学院军八骏金品典藏》丛书，则是甘肃上下、里外合力共同铸就这一辉煌的全景式图文大志和心灵读本，其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显而易见，必将为历史所珍藏。

骏者，良马也。出土于西凉大地的“铜奔马”，令人联想，显为中国的旅游标志，天下闻名，诉说着不尽的历史传奇。可以说，甘肃为骏马和天马的故乡。我们相信，寓意于此且代表着西部文学精神面貌和文化气质的“甘肃文学八骏”，必将在当代中国文学辽阔的原野上展开万马奔腾的壮丽画面，为复兴之路上的大梦中国谱写一支神采飞扬的天马畅想曲。

编 者

2014 年 3 月 5 日

朝圣的雪漠

陈彦瑾

最近在读雪漠，从“大漠三部曲”到《西夏咒》，到刚出版的《西夏的苍狼》，“惊艳”之余，写了两篇文章：《雪漠关键词》和《诗意雪漠：有关爱与信仰》。两篇文章里，当写到“信仰”这个话题时，我都“讨巧”地回避了。雪漠说，《西夏的苍狼》“是为寻找信仰和永恒的人写的”，“人们从黑歌手的经历中，可以读到雪漠的灵魂求索”。但我要么将奶格玛、娑萨朗等有关信仰的内容悬置，权当它是一部时下流行的奇幻作品来借题发挥；要么仗着自己是女性，将信仰话题转化为了爱与两性的话题。虽然这么处理也未尝不可，但我很清楚，面对雪漠，“信仰”实在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诗意也好，孤独、灵魂、超越、永恒这些“雪漠关键词”也好，莫不与信仰有关。信仰，才使雪漠成为雪漠。在这个意义上，雪漠不但是个诗意的作家，更是个朝圣的作家。诗意只是一种姿态，一种由此岸望向彼岸的姿态。朝圣则是一种行为，一种向着超越智慧和永恒生命的礼拜，它是苦行，也是深刻的生命体验。

朝圣的起点，是对无常和死亡的恐惧。《大漠祭》中，憨头的死是最悲情的一章，雪漠说，其中渗透了他对英年早逝的弟弟的深爱与痛惜。弟弟死后，他的枕边便多了个骷髅头，天天向他叫着：“死亡！死亡！”《猎原》中，在“猪肚井”这个象征人类贪婪争斗最后

必将毁灭的所在，陷入贪婪争斗的炭毛子、炒面拐棍、张五、豁子死了，与贪婪抗争的“山神的女儿”拉姆也死了，“死”引发了雪漠很多的感慨：“所谓生，不过是暂时的过程。那死，却是永恒的归宿。”“这生命，究竟有啥意义？”

很多场合，雪漠都不避讳谈他对死亡的恐惧，以及由此带来的孤独和巨大的虚无感：

我是很小的时候就觉察到死亡的，老觉那是个可怕大洞。侍在身旁，老想往洞里拖我。我昼夜发抖，恐惧这世上竟有这样一个东西。渐渐，我明白了，不但人会死，那月亮，那太阳，这地球，都会有死的一天。于是，我心中又升起一个疑问：既然终究都得死，这活着，究竟有啥意义？……死亡来临时，读的书没有意义，盖的房没有意义，写的文章没有意义。若真能写出传世之作，但一想宇宙也有寿命，便知那所谓传世的，仍是个巨大的虚无。地球命尽之日，托尔斯泰也没有意义。于是，我曾许久地万念俱灰。

在那必然的归宿——死亡面前，生命有何意义？写作有何意义？

老实说，这追问在人类上空已不知回荡多少千年了，几乎是与人类共存的终极诘问了。千年来，人类也不知给出了多少答案，但正如别人画的饼不能解你的饥一样，关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只有靠自己去寻觅、去体验之后，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这答案，便可以称之为“信仰”。

龙应台女士说，自从父亲过世后，她才开始比较严肃地去思考生死，然而她严肃地思考了三年，却毫无进展。就此她曾请教圣严法师，法师开示道：“信仰这件事，不是研究、推敲可以达成的。信仰

是自己对生命的体验。有些事情，如果缺少信仰，怎么也无法解答；有了信仰之后，至少有一部分问题能获得解决；由此再继续深入，就可以渐渐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信仰是自己对生命的体验”，这体验的过程，人们往往称之为“朝圣”。“朝”是用生命去礼拜、去体验；“圣”即是那意义、价值——那终极回答。

雪漠说，写作“大漠三部曲”的二十年，也是他朝圣的二十年，“那二十年中，我是在禅修的间隙里写作的”。“多年来，我一直进行在‘朝圣’途中，而从不曾去管我经历过什么寺院”，“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宁静地行走在那‘朝’的途中”，“我曾许多次接近朝圣的目的地，却选择了远望静思，而后转身”。“我心中的朝圣，不是去看哪座建筑或是地理风貌，而纯属对一种精神的向往和敬畏”。

这精神，是佛教对于永恒的智慧洞见和信仰。雪漠说：

当我看到佛舍身饲虎和割肉喂鹰时，我忽然发现了意义。这意义，便是那精神。那虎鹰和身肉，均已化作灰尘，但那精神，却以故事为载体，传递给千年间活过的人。这精神会照亮心灵，许多人因此离苦得乐了。这，便是意义。

也许只有从这个角度，你才能真正读懂雪漠。孤独也好，诗意也好，假如没有朝圣，那孤独就如雪漠所抨击的，“仅仅是一种情绪，是个人欲望和贪婪不能满足时的失落，是个体处于边缘时对世界的埋怨”，那诗意也就成了文人的风花雪月，抑或无病呻吟。而在雪漠看来，真正的孤独是“智慧的觉醒，是感悟生命的易逝、世间的无常和作家想建立的永恒价值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真正的诗意，是对那世

间无常的观照和对永恒价值的寻觅。

正因为此，苦难也好，罪恶也好，贪婪仇恨愚昧也好，死亡也好，男女之爱也好，这些足够一个作家一辈子去煽情描绘的主题，在雪漠这里，只是他所要超越的对象，尽管他的文学功夫足以使他把它们写得生动鲜活、销魂入骨，但他的笔从来不会仅仅停留于此。因为当他用朝圣的眼睛去看时，他有了鲜明的价值判断：

好的文学，不应该成为欲望的助缘；好的文学，应该为人类带来清凉，带来宽容祥和，带来宁静和平。任何阅读时能激发欲望、贪婪和仇恨的作品，充其量只是罪恶的帮凶。

好的文学必须做到：这世上，有它比没它好，读它比不读好。

文学如是判断，人也如是判断。在《西夏咒》中，历史也如是判断：

所有的暴力都是罪恶，所有的战争都是罪恶，所有对人类的屠杀都是罪恶。同样，所有讴歌屠杀的文学也是罪恶。

实际上，对苦难、欲望、贪婪、罪恶的超越，才是雪漠作品的真正主题，也是雪漠写作的价值源泉。《大漠祭》是对苦难的超越，《猎原》、《白虎关》是对贪婪的超越，《西夏咒》是对罪恶的超越，《西夏的苍狼》是对欲望——男女世俗之爱的超越。在《诗意雪漠：有关爱与信仰》中我曾写道：“黑歌手寻觅娑萨朗，紫晓寻觅黑歌手——男人寻觅信仰，女人寻觅爱”，这其实只说了一半。黑歌手的信仰里也有爱，紫晓的爱里也有信仰。黑歌手的爱是“大爱”，是超

越了世俗男女欲念的“永恒的诗意”；紫晓的信仰是对这“永恒诗意”的信仰。紫晓的爱，因为对欲望的超越和对永恒的信仰，成为了她灵魂的滋养，而非像大多数“以爱为食”的女人们那样，仅仅是某种身心的满足或销魂的觉受。

当然，那具有超越力量的精神，在雪漠作品中被赋予了一些名相，诸如金刚亥母、奶格玛、娑萨朗等等。可能你对此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也可能你如沐甘露欢喜认同，这是你的自由。我想，无论怎样，那超越精神本身，对于你我，对于每一个活在庸碌和欲望当中的普通人来说，还是需要的。否则，这又回到开头的问题了：生命有何意义？写作有何意义？抑或——阅读有何意义？

我是否可以如是说——雪漠信仰是因为雪漠需要。雪漠作品传递的那种精神，若你觉得对自己有用，对他人也很好，尤其是读后可以使自己的烦恼、问题减少一些，如果是这样，那就相信吧！

目 录

作家印象 / 朝圣的雪漠	陈彦瑾 001
《白虎关》(精选)	001
《西夏咒》(精选)	051
新疆爷	063
《猎原》(精选)	072
入窍	098
长烟落日处	138
大漠的白狐子	201
黄昏	215
丈夫	226
马二·马大·磨坊	240
瘟疫	248
《西夏的苍狼》(精选)	268
主要创作年表	298

《白虎关》(精选)

1

不知何时，沙丘上多了好些模糊的黑点，有的奔向死驼处，有的却凝在沙丘上。莹儿听出是豺狗子。她的舌头都吓干了。她求救地望兰兰。兰兰端了枪观察一阵，说，不要紧，它们是奔食场而来的。那么大的死骆驼，够它们吃了，它们是不会冒险攻击人的。莹儿明白她在安慰自己。她很想说，说不准人家眼中的食场，正是我们呢。身子传递着一阵酥麻，她的腿一下子软了。

骆驼望着远处的沙丘，如临大敌。它们狠劲地突突着，时不时直杠杠叫一声。莹儿知道它们在威胁对方。听说狼怕驼，但没听说过豺狗子也怕，但驼的反应还是感动了她。她想，至少驼在声援自己。这已经很难得了。

那公驼突突一阵，回望莹儿，仿佛说，你别怕，有我呢。那目光很叫她感动。莹儿想，成了，就算今天死在豺狗子口里，也不算是个孤鬼了。这一想，倒不再有多么害怕了。她对兰兰说，你也别怕，就算它们是奔我们来的，也没啥。头掉了不过碗大个疤。兰兰笑了，放下枪，说就是，细想来，真没个啥怕的。活着有啥好？只是，叫这群豺狗子吞了，却有些不甘心。

……不管它了，要死，也要当个饱死鬼。说着，她支了锅，倒进水，燃了火，和起面来。

兰兰将沙洼里的柴棵们都弄了来。有些柴棵好拣，有些却得借助柴刀。刀砍木柴声一起，豺狗子都慌了，骚动了好一阵。莹儿想，看来，它们也怕人哩。

吃了饭，兰兰燃起火来。她弄了好些柴，估计能烧一夜。两人也没支帐篷，就在火堆旁铺了褥子。因怕豺狗子抽驼的肠子，兰兰不敢叫骆驼去柴棵里吃，叫它们卧在火堆边，头朝外，尾朝火堆。驼们当然明白兰兰的心思，乖乖地卧了。莹儿抱些柴过去，叫驼们吃毛枝儿。

入夜不久，死驼那儿就传来一阵又一阵撕咬声。豺狗子的叫声低沉而充满了嗔恨，在夜空里远远荡了去，又一晕晕荡了来，显得格外惨人。驼们时不时抿了耳朵，发出突突声。骆驼是最能沉住气的动物，它们是轻易不抿耳朵的，说明它们很忌惮那群惨虫。莹儿口上虽不怕死，但一想豺狗子那模样，心还是一阵阵哆嗦。

那边的撕咬越来越厉害，说明豺狗子们对食物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也说明驼肉已满足不了它们的需求了。莹儿很害怕。她明白，要是那死驼能满足了豺狗子贪婪的食欲，她们就相对安全些。要是豺多肉少，等啃完那堆肉，豺狗子就会惦记她们了。

兰兰取出了火药袋和铁砂，放在离火较远的地方。莹儿则往火中丢着柴，她丢得很少。她想，听说狼怕火，不知豺狗子怕不怕火？要是不怕火，她们活的希望就很小了。莹儿明白，要是那麻籽儿似的豺狗子一齐扑了来，连重机枪都挡不住，别说一支小小的火枪。

死驼那头的撕咬声越来越密，渐渐演化成一场大战了。惨叫声、吼叫声、威胁声、嘶鸣声一起扑来，间或夹杂着几声长长的嚎哭，莹

儿怀疑是狼嚎。她的头皮麻了。兰兰说，豺狗子和狼抢食场呢。豺狗子那么多，它们会吃了狼的。

那团乱麻般的叫声越来越大，爆炸般扩散着，连星星也瑟缩着，渐渐没了。诸多音响汇成了巨大的旋风，在沙洼里啸卷着，忽而滚过去，忽而荡过来。忽然，一阵沉闷的撕咬声咬碎了嚎声，嚎声断断续续，渐渐被撕咬声吞了。另一个嚎声却突出重围，逃向远处。莹儿仿佛看到了那堆张着獠牙的动物正在狞笑着追赶。

兰兰捏捏莹儿的手。莹儿笑着回捏一下。两人的手心里有许多汗。莹儿悄声问，咋办？要不，我们走？兰兰说，来不及了，你的腿再快，也跑不过豺狗子……先多收拾些柴，熬到天亮再说。她叫莹儿拿手电照亮，自个儿抡了柴刀，将附近的柴棵无论干湿，都砍了来。兰兰抱些湿柴给骆驼，又往火中丢了一些。火中马上响起滋滋声。

沙丘上的豺狗子都跑去抢食了，骆驼也安稳了。食场里的撕咬声更凶了。豺狗子没固定食场，它们瞅中了哪儿的牲口，哪儿就是它们的食场。它们没固定的窝。除非到了生殖期，那些大腹便便的母豺狗子才可能在某处相对稳定地住些日子。待娃儿一大，它们便成了沙漠中的旋风，哪儿有吃食，它们就刮往哪儿。它们从来不抢地盘，哪儿也没有它们的地盘，哪儿也都是它们的地盘。它们无处不在。只要有生命的地方，它们便会蹦儿嘎儿地出现，撕咬它们想撕咬的东西。在沙漠里，它们是一个摆不脱的梦魇。

兰兰认真地压着火，不使它熄，也不叫它暴燃。火跟身旁的枪一样，成为这个世界里仅有的两种心灵依怙了。

兰兰将驮架们放在火堆旁，除了火药距火堆稍远，其余的都挪到身边。她对莹儿说，这会儿，它们还顾不上这头，你稍稍眯一会儿，要是它们吃不饱的话，说不准就会打我们的主意。那时你想眯，也怕